

## <<单向度的人>>

###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单向度的人>>

13位ISBN编号：9787532745104

10位ISBN编号：7532745104

出版时间：2008-4

出版时间：上海译文出版社

作者：[美]赫伯特·马尔库塞

页数：208

译者：刘继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单向度的人>>

### 内容概要

《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除导言外包括“单向度社会”、“单向度的思想”和“进行替代性选择的机会”三部分。作者通过对政治、生活、思想、文化、语言等领域的分析、批判，指出发达工业社会是如何成功地压制了人们内心的否定性、批判性、超越性的向度，使这个社会成为单向度的社会，而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了单向度的人，这种人丧失了自由和创造力，不再想像或追求与现实生活不同的另一种生活。

## <<单向度的人>>

### 作者简介

作者：(美) 赫伯特·马尔库塞 译者：刘继译 马尔库塞 (Herbert Marcuse 1898—1979) 美籍德裔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出生于柏林一个资产阶级犹太人家庭。

1917年—1919年间曾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后完全退出政治活动。

1922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33年进入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

1940年加入美国籍，起先服务于美国战略情报处，后到哥伦比亚、哈佛、加利福尼亚等大学任教。

马尔库塞的哲学思想深受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和弗洛伊德的影响，同时也受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很大影响。

早年试图对马克思主义作一种黑格尔主义的解释，并以此猛烈抨击实证主义倾向。

## <<单向度的人>>

### 书籍目录

致谢  
导言 批判的停顿：没有反对派的社会单向度过社会  
第一章 控制的新形式  
第二章 政治领域的封闭  
第三章 不幸意识的征服：压抑性的俗化趋势  
第四章 话语领域的封闭  
单向度的思想  
第五章 否定性的思维：被击败了  
的抗议逻辑  
第六章 从否定性思维到肯定性思维：技术合理性和统治的逻辑  
第七章 肯定性思维的胜利：单向度的哲学进行替代性选择的机会  
第八章 哲学的历史承诺  
第九章 解放的大变动  
第十章 结论  
译后记

## &lt;&lt;单向度的人&gt;&gt;

## 章节摘录

第一章 控制的新形式：一种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在发达的工业文明中流行，这是技术进步的标志。

说实在的，下述情况是再合理不过的了：个性在社会必需的但却令人厌烦的机械化劳动过程中受到压制；个体企业集中为更有效、生产效率更高的大公司；对设备不平衡的经济单位间的自由竞争加以调节；削减对组织国际资源起阻碍作用的各种特权和国家主权。

这种技术秩序还包含着政治上和知识上的协调，这是一种可悲而又有前途的发展。

权利和自由在工业社会的形成时期和早期阶段曾是十分关键的因素，但现在它们却正在丧失其传统的理论基础和内容而服从于这个社会的更高阶段。

思想、言论和信仰的自由，正如它们曾经促进和保护的自由企业一样，本质上是一些批判性的观念，是更有生产效率和更合理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用以取代已过时的文化的观念。

这些权利和自由一经制度化，便成了这个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与这个社会共命运。

成就取消了前提。

免于匮乏的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具体实质。

随着这种自由逐渐增大其成为现实的可能性，属于较低生产率阶段的各种自由相应地失去其先前的内容。

当一个社会按照它自己的组织方式，似乎越来越能满足个人的、需要时，独立思考、意志自由和政治反对权的基本的批判功能就逐渐被剥夺。

这样一个社会可以正当地要求接受它的原则和制度，并把政治上的反对降低为在维持现状的范围内商讨和促进替代性政策的选择。

在这方面，由某种极权主义制度还是由某种非极权主义制度来满足需要，似乎是无关紧要的。

在生活水准不断提高的条件下，对制度本身采取不顺从态度，看来对社会是毫无助益的；当它给社会带来明显的经济和政治的不利并威胁到整个社会的顺利运转时，就更是如此。

的确，至少就生活必需品而言，我们似乎没有理由一定要通过个人自由的竞争性协作来生产和分配商品和服务设施。

企业活动的自由一开始就不完全是一件幸事。

不是工作酌自由就是挨饿的自由，它给绝大多数人带来了艰辛、不安和焦虑。

假如个人不再作为一个自由的经济主体被迫在市场上出售他自身，那么，这种自由的消失将是文明的最大成就之一。

机械化和标准化的工艺程序可能使个人的精力释放到一个未知的、超越需要的自由领域。

人类生存的结构本身就会改变；个人将从劳动世界强加给他的那些异己的需要和异己的可能性中解放出来。

这时，个人将会自由地支配他自己的生活。

如果生产机构能够组织起来，并致力于满足生命攸关的需要，那么，它的控制还是充分地集中起来为好；这种控制并不妨碍个人的意志自由，反而会使它成为可能。

这是发达工业文明有可能达到的目标，也是技术合理化的“目的”。

但实际上在发生作用的却是相反的趋势：国家机器把其防务和扩张的经济、政治需要强加在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上，强加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上。

当代工业社会，由于其组织技术基础的方式，势必成为极权主义。

因为，“极权主义”不仅是社会的一种恐怖的政治协作，而且也是一种非恐怖的经济技术协作，后者是通过既得利益者对各种需要的操纵发生作用的。

当代工业社会由此而阻止了有效地反对社会整体的局面出现。

不仅某种形式的政府或党派统治会造成极权主义，就是某些特定的生产与分配制度也会造成极权主义，尽管后者很可能与党派、报纸的“多元论”以及“对等权力牵制”等等相一致。

今天，政治权力的运用突出地表现为它对机器生产程序和国家机构技术组织的操纵。

发达工业社会和发展中工业社会的政府，只有当它们能够成功地动员、组织和利用工业文明现有的技

## &lt;&lt;单向度的人&gt;&gt;

术、科学和机械生产率时，才能维持并巩固自己。

这种生产率动员起整个社会，超越和凌驾于任何特定的个人和集团利益之上。

机器在物质上的（仅仅是物质上的？

）威力超过个人的以及任何特定群体的体力这一无情的事实，使得机器成为任何以机器生产程序为基本结构的社会的最有效的政治工具。

但是，政治趋势是可以逆转的；机器的能力实质上是人的能力的积累和表现。

工作世界在什么程度上被理解为一架机器并依此而被加以机械化，它就在什么程度上成为人的新的自由的潜在基础。

当代工业文明表明，它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自由社会”已经不再能够用经济自由、政治自由和思想自由这样一些传统概念来说明。

这不是因为这些自由已微不足道，而是因为它们过分重要以致超越了传统模式。

因此，需要有符合新的社会能力的新的表述方式。

这些新的方式只能用否定的字眼来加以表达，因为它们实际上是对现行方式的否定。

经济自由因而意味着摆脱经济的自由——摆脱经济力量和经济关系的控制；意味着免于日常的生存斗争、免于谋生的自由。

政治自由意味着个人从他们无法有效控制的政治中解放出来。

同样，思想自由意味着恢复被宣传工具和思想灌输所同化了的个人思想，意味着把“社会舆论”连同其制造者一起取消。

这些主张之所以听起来不现实，并不表示它们具有乌托邦的性质，而是说明阻碍它们实现的力量相当强大。

反对解放的最有效、最持久的斗争形式，是灌输那些使生存斗争的过时形式永恒化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

人类的需求，除生物性的需求外，其强度、满足程度乃至特征，总是受先决条件制约的。

对某种事情是做还是不做，是赞赏还是破坏，是拥有还是拒斥，其可能性是否会成为一种需要，都取决于这样做对现行的社会制度和利益是否可取和必要。

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的需要是历史性的需要。

社会要求个人在多大程度上作抑制性的发展，个人的需要本身及满足这种需要的权利就在多大程度上服从于凌驾其上的批判标准。

我们可以把真实的需要与虚假的需要加以区别。

为了特定的社会利益而从外部强加在个人身上的那些需要，使艰辛、侵略、痛苦和非正义永恒化的需要，是“虚假的”需要。

满足这种需要或许会使个人感到十分高兴，但如果这样的幸福会妨碍（他自己和旁人）认识整个社会的病态并把握医治弊病的时机这一才能的发展的话，它就不是必须维护和保障的。

因而结果是不幸之中的欣慰。

现行的大多数需要，诸如休息、娱乐、按广告宣传来处世和消费、爱和恨别人之所爱和所恨，都属于虚假的需要这一范畴之列。

这样的需要具有社会的内容和功能，它们取决于个人所无法控制的外力；这些需要的发展和满足是受外界支配的。

无论这些需要有多少可能变成个人自己的需要，并由他的生存条件所重复和增强；无论个人怎样与这些需要相一致并感觉到自己从中得到满足，这些需要始终还是它们从一开始就是的那样——要求压制的势力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产物。

抑制性需要的流行是一个既成的事实，是人们在无知和失望中所接受的事实，同时也是为了个人幸福、为了所有以痛苦为其满足代价的人的利益而必须加以消除的事实。

只有那些无条件地要求满足的需要，才是生命攸关的需要——即在可达到的物质水平上的衣、食、住

。对这些需要的满足，是实现包括粗俗需要和高尚需要在内的一切需要的先决条件。

对于任何意识和良心，对于任何不把流行的社会利益作为思想和行为的最高准则的经验，已确立的各

## &lt;&lt;单向度的人&gt;&gt;

种需要和满足都应以它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这一尺度来加以检验。

这些尺度完全是历史性的，它们的客观性也是历史性的。

在一定条件下，对各种需要及其满足的评价涉及一些具有优先地位的标准，这些标准指的是最充分地利用人类现有的物质资源和智力资源，使个人和所有个人得到最充分的发展。

这些资源是可以计算的。

需要的“真实”与“虚假”在下述意义上指明各种客观条件：根本需要的普遍满足和辛劳、贫困的逐渐减轻成为普遍有效的标准。

但是，作为历史的标准，它们不仅因地区和发展阶段而异，并且只能在同现行标准（或多或少）相矛盾的意义上加以说明。

那么，什么样的法庭可以自称拥有决定性的权威呢？

归根到底，什么是真实的需要和虚假的需要这一问题必须由一切个人自己来回答，但只是归根到底才是这样；也就是说，如果并当他们确能给自己提供答案的话。

只要他们仍处于不能自治的状态，只要他们接受灌输和操纵（直到成为他们的本能），他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就不能认为是他们自己的。

同样，没有任何法庭能正当地自认有权来决定哪些需要应该发展和满足。

任何这样的法庭都是应该受到指责的，尽管我们强烈地坚持这一看法并不排除下述问题：人们自己既然已经是颇有成效的统治的对象，又怎能创造自由的条件呢？

抑制性的社会管理愈是合理、愈是有效、愈是技术性强、愈是全面，受管理的个人用以打破奴隶状态并获得自由的手段与方法就愈是不可想像。

的确，把理性强加于整个社会是一种荒谬而又有害的观念，但嘲笑这种观念的社会却把它自己的成员变成全面管理的对象，这样做的正当性是大可怀疑的。

一切解放都有赖于对奴役状态的觉悟，而这种觉悟的出现却往往被占主导地位的需要和满足所阻碍，这些需要和满足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个人自己的需要和满足。

发展的过程往往是用另一种制度取代预定的制度；而最可取的目标则是用真实的需要代替虚假的需要，抛弃抑制性的满足。

发达工业社会的显著特征是它有效地窒息那些要求自由的需要，即要求从尚可忍受的、有好处的和舒适的情况中摆脱出来的需要，同时它容忍和宽恕富裕社会的破坏力量和抑制功能。

在这里，社会控制所强求的正是对于过度的生产和消费的压倒一切的需要；对于实际上已不再必要的使人麻木的工作的需要；对于抚慰和延长这一麻木不仁状态的缓和方式的需要；对于维持欺骗性自由的需要，这些自由是垄断价格中的自由竞争，审查制度下的自由出版，以及商标和圈套之间的自由选择。

在抑制性总体的统治之下，自由可以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统治工具。

决定人类自由程度的决定性因素，不是可供个人选择的范围，而是个人能够选择的是什么和实际选择的是什么。

自由选择的准绳绝不可能是绝对的，但也不完全是相对的。

自由选择主人并没有使主人和奴隶归于消失。

如果商品和服务设施维护对艰辛和恐惧的生活所进行的社会控制的话，就是说，如果它们维护异化的话，那么，在大量的商品和服务设施中所进行的自由选择并不意味着自由。

何况个人自发地重复所强加的需要并不说明他的意志自由，而只能证明控制的有效性。

我们对控制的深度和有效性的看法会招致这样一种异议，即认为我们过高地估计了“新闻媒介”的灌输力量，认为人们自己会发现和满足如今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种种需要。

这种异议忽略了问题的要害所在。

我们的前提并不是从收音机和电视机的大量生产出发的，也不是从集中对它们加以控制出发的。

人们早就已经适应于这种控制的接收器。

决定性的差别在于把已有的和可能的、已满足和未满足的需要之间的对立（或冲突）消去。

在这里，所谓阶级差别的平等化显示出它的意识形态功能。

如果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漫游同样的游乐胜地，如果打字员打扮得同她雇主的女儿

## &lt;&lt;单向度的人&gt;&gt;

一样漂亮，如果黑人也拥有凯迪拉克牌高级轿车，如果他们阅读同样的报纸，这种相似并不表明阶级的消失，而是表明现存制度下的各种人在多大程度上分享着用以维持这种制度的需要和满足。

诚然，在当代社会最发达的地区，把社会需要移植成个人的需要是如此地有效，以致它们之间的差别似乎纯粹是理论上的事情。

人们当真能对作为新闻与娱乐的工具和作为灌输与操纵力量的大众传播媒介作出区分吗？

当真能对制造公害的汽车和提供方便的汽车作出区分吗？

当真能对实用建筑的恐怖与舒适作出区分吗？

当真能对为保卫国防和为公司营利的手段作出区分吗？

当真能对提高生育率方面私人的乐趣和商业上、政治上的功用作出区分吗？

我们又一次面对发达工业文明的一个最令人烦恼的方面，即它的不合理中的合理性。

它的生产率和效能，它的增长和扩大舒适生活品的潜力，它的把浪费变为需要、把破坏变为建设的能力，这都表明现代文明使客观世界转变为人的精神和肉体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异化概念本身因而成了问题。

人们似乎是为商品而生活。

小轿车、高清晰度的传真装置、错层式家庭住宅以及厨房设备成了人们生活的灵魂。

把个人束缚于社会的机制已经改变，而社会控制就是在它所产生的新的需要中得以稳定的。

社会控制的现行形式在新的意义上是技术的形式。

不错，在整个近代，具有生产性和破坏性的国家机器的技术结构及效率，一直是使人们服从已确立的社会分工的主要手段。

而且，这种结合往往伴随着更为明显的强制形式：生计的丧失，法庭、警察、武装力量的管辖。

情况现在依然如此。

但是在当代，技术的控制看来真正体现了有益于整个社会集团和社会利益的理性，以致一切矛盾似乎都是不合理的，一切对抗似乎都是不可能的。

毫不奇怪，在工业文明的最发达地区，社会控制已被潜化到这样的地步，甚至连个人的抗议在根本上也受到影响。

拒绝“随大流”的思想情绪显得是神经过敏和软弱无力的。

这就是下述政治事件在社会心理上的反映：在工业社会前一阶段似乎代表新的生存方式之可能性的那些历史力量正在消失。

但“潜化”一词或许不再说明个人是以什么方式自动重复社会所施加的外部控制并使之永恒化的。

## <<单向度的人>>

### 编辑推荐

《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作了较为深刻的揭露和探索，但暴露出其社会批判理论的乌托邦性质。

《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对研究法兰克福学派和马尔库塞理论的发展，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单向度的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